

马来西亚汉语方言专号

槟城闽南语中马来词汇的 语音来源探析

A Phonetic Analysis of the Sources of Malay Vocabularies in
Penang Hokkien

杨迎楹
(YEOH Yin Yin)

摘要

本文首先列出槟城闽南语中马来词汇的三个可能性来源，即标准马来语、槟城马来方言以及峇峇福建话。接着对这三种语言的主要语言特征进行描写，再把槟城闽南语的马来词汇与之进行比较，从语音角度讨论这四种语言之间的关联。最后指出槟城闽南语中马来词汇的语音有两个主要来源：一个是槟城马来方言，另一个是峇峇福建话。另外，本文也探讨进入槟城闽南语后的马来词汇在声调上的组合模式，发现双音节和多音节词汇以44调和22调作为第一音节的调值的比例最高。

关键词：槟城闽南语、马来词汇、语音、源语言、声调组合

Abstract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three possible sources of the Malay vocabularies in Penang Hokkien language, namely the standard Malay language, the Penang Malay dialect, and the Baba Hokkien language. It then analyse the features of these three

languages separately, and compared with the Malay vocabularies in the Penang Hokkien languag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se four languages will also be examined through phonetic analysi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Penang Malay dialect and the Baba Hokkien language are two main sources of the Malay vocabularies in the Penang Hokkien language. In addition, this paper explore further the tone pattern in Malay words after being integrated into the Penang Hokkien language. It shows that the Malay vocabularies in Penang Hokkien language tend to use tone 44 and tone 22 amongst two-syllable and multiple-syllables as the first syllable respectively.

Keywords: Penang Hokkien, Malay vocabulary, phonetic, source language, tone combination

一、前言

槟城闽南人社团在过去两百年间与不同族群长期频密接触，语言亦随之发生接触。其中与闽南语接触较深的是马来语，两者属于不同类型的语言，马来语是多音节无声调语言，闽南语则是单音节多声调语言，接触后发展出混合了马来成分的闽南语，之后又逐渐演变成今天的槟城闽南语。

本文首先整理出槟城闽南语中常用马来词汇175条，¹接着列出马来词汇来源的三个可能性，即标准马来语、槟城马来方言以及峇峇福建话。在了解了这三种语言的主要语言特征后，再把槟城闽南语的马来词汇与之进行比较，从语音角度讨论这四种语言和方言之间的关联。最后指出槟城闽南语的马来借词的语音有两个主要来源：一个是峇峇福建话，另一个是槟城马来方言。

二、马来成分的三种可能性来源

马来西亚不同地区的马来语基本可以分为标准马来语和地方马来方言。另外，也有学者从马来语的角度把海峡殖民地的峇峇语列为马来语变体。Shellabear (1913: 49-52) 就曾指出马六甲早期有三种不同的马来语，即：用作书写以及马来文学书面语言的高级马来语 (High Malay Language)，马来人之间用于沟通的纯马来语或马来方言 (Pure Malay

Language or Malay Dialect), 不同族群(如欧洲人、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在进行交流时所使用的一种马来语言或方言(包括在马六甲和槟城使用的峇峇马来语), 称作海峡殖民地的马来口语(The Straits Settlements colloquial Malay)。

Noriah (2016a: 68) 采用Shellabear的分析, 指出槟榔屿早期的马来语也有三种类别, 分别是高级马来语(High Malay Language)、纯马来语言或称槟城马来方言(The Pure Malay Language, or Penang Dialect)、以及海峡殖民地的口语马来语(The Straits Settlements' Colloquial Malay Language), 是一种夹有不同族群语言成分的混合语。

“海峡殖民地的口语马来语”更常被称作“槟城土生华人福建话”或“峇峇福建话”。早期的槟榔屿华人社会男性多女性少, 当时抵达槟榔屿的部分闽南人与当地的马来人、暹罗人或缅甸人通婚, 这就给语言接触提供了条件。通婚的闽南家庭后代在基因和语言上跟没有与异族通婚的闽南人有别, 他们被称作峇峇和娘惹(或土生华人), 说的是混杂马来语的闽南方言。根据陈志明(1984)的研究, 槟榔屿的峇峇话以福建话为主, 混杂许多马来词汇, 与马六甲的峇峇马来语有本质上的不同, 因此也有学者称之为“峇峇福建话”(Teoh & Lim 1999; 钟天祥2001; 黄慧敏2003)。另外, 目前槟城的华人大都是在本地出生的, 采用“土生华人”来指称峇峇容易造成模糊概念, 因此本文以“峇峇”来指称该群体, 他们所说的话称作“峇峇福建话”。

以下逐一分析“标准马来语”、“槟城马来方言”和“峇峇福建话”的语音特征。

(一) 标准马来语

独立(1957年)后, 马来语成为马来亚的国语, 各民族可以通过正规教育学习马来语, 或者在与马来民族的日常交流中习得马来语。目前马来西亚教育部推行的标准马来语, 是不同方言群用于沟通交流的共通语。由于不同地区的马来方言有不同的方音特征, 为了促进交流, 标准马来语在

语音上去异存同，并在1988年正式推行标准马来语读音，该读音遵循马来语拼音法，即每一个字符具有一个读音。

马来语拼音法最早是在1901年由R. J. Wilkinson整理并出版——“威金申式拼音法”，他以音译方式将爪夷文（Jawi）罗马拼音化。不过，该系统存有几项缺点，包括阿拉伯文的元音系统不足以与马来语元音匹配，加上不同地区的马来语具有地区方音，读音并不一致。此后七十年间，马来语拼音经历四次修改，最终在1972年完成“新罗马拼音法（Ejaan Rumi Baharu，简称ERB）”。

新罗马拼写法对旧拼写法进行了六项主要修订：

- 1、取消各种附加符号；
- 2、简化辅音的拼写；
- 3、闭音节前的元音a、e、i、u统一写为i或u（通常涉及以-h、-k、-ng和r为辅音尾的词汇，详见Siti Hajar Abdul Aziz, 2008）；
- 4、删去前缀的连接号“-”；
- 5、取消连接句末语气词的连接号“-”；
- 6、取消用于表示重迭的符号“2”，改以在连接号后方重复写出该词汇。

标准马来语的读音按拼写法逐字发音，马来语有26个辅音，6个单元音和3个复合元音：

表一：标准马来语辅音表

p [p]	b [b]	m [m]	f [f]	v [v]		
t [t]	d [d]	n [n]	s [s]	z [z]	l [l]	r [r]
c [tʃ]	j [dʒ]	ny [ɲ]	sy [ʃ]			y [j]
k [k]	g [g]	ng [ŋ]	kh [kx]	gh [ɣ]		w [w]
-k [ʔ]	q [q]		h [h]			

马来语原本只有18个辅音，即p、b、t、d、c、j、k、g、s、m、n、ny、ng、l、r、w、y、h，但马来语里有许多由f、z、sy、kh这四个辅音组成的外来语词汇，例如“fasih（流利）”、“zakat（布施）”、

“syaitan（恶魔）”、“khinzir（猪）”皆源自阿拉伯语，因此成为马来语辅音。另外，辅音v多用在英语借词，如“video（影像）”、“velar（软腭音）”。辅音q所辖的词汇很少，只出现在与伊斯兰教相关的用词，例如“Quran（可兰经）”、“qadak（天意）”。在音节末尾的辅音-k读喉塞音[ʔ]，为了与音节首的k有所区别，本文将其单独列出。

表二：标准马来语元音表

i [i]	u [u]
e [e]	o [o]
	e [ə]
	a [a]

马来语拼音法以5个元音符号来表示6个元音音位，即“e”同时表示[e]和[ə]音。“e”和“o”分别还有[ɛ]、[ɔ]的语音变体。在1972年以前的旧式罗马拼音中，读作央元音[ə]的词汇写作“ě”，例如“emak（妈妈）”、“keledek（地瓜）”的旧式拼音分别是“ěmak”和“kěledek”，新拼音法则已经取消e的附加符号。根据1981年《马来西亚语罗马拼缀表》以及1993年《国家语文出版局语法》的规定，词根上的“e”读前半高不圆唇元音[e]时，马来语词典会在词根后的括号内标出“é”，如keseng写作（késéng）；词根中的“e”读央元音[ə]时，则不另标，如mesteri。

槟城闽南语使用者虽然可以很容易地察觉与判断闽南语当中有许多源自马来语的词汇，不过，作为国语来学习的马来语与闽南语中马来词汇的源语言是否完全相同，则还需要做更进一步的对比与分析。

（二）槟城马来方言

标准槟城马来语是教育以及正式场合的通用语，不过，在日常口语交流中，人们仍频繁使用各种地方性的马来语或马来方言。Noriah（2016a: 77）将槟城马来人之间的沟通语言称作“纯马来语言或槟城马

来方言 (The Pure Malay Language, or Penang Dialect)”。 “槟城马来方言”也可叫做“吉打方言 (Kedah dialect)”，根据Ismail Hussein (1973) 和Asmah (1983) 的说明，吉打方言的涵盖范围从马来半岛西北部一直向南延伸到霹雳州曼绒县 (旧称天定, Dingding)，当中也包括槟岛。

Noriah (2016a: 81-84) 就标准马来语与槟城马来方言提出了四个语音上的主要差异。本文采用该文所举的例字，重新分析槟城马来方言与标准马来语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

1. 对应于标准马来语的辅音尾-s读音

表三：对应于标准马来语辅音尾-s的槟城马来方言读音

标准马来语	槟城马来方言	标准马来语	槟城马来方言
辅音尾前是/i/		辅音尾前是/u/或/a/	
keris [kəris]	kereh [kəreh]	bagus [bagus]	baguyh [bagojh]
garis [garis]	gareh [gareh]	tikus [tikus]	tikuyh [tikojh]
manis [manis]	maneh [maneh]	atas [atas]	atayh [atajh]

标准马来语-s对应到槟城马来方言都读作气流音[h]。如果辅音尾-s前是前高元音i，i会低化成次高元音[e]；如果-s前的元音是后高元音u，低化以后会增加半元音[-j]，读作[-oj-]；如果辅音尾-s前的元音是低元音a，同样会在元音后增加半元音[-j-]，读作[-aj-]。

2. 对应于标准马来语辅音尾-l的读音

表四：对应于标准马来语辅音尾-l的槟城马来方言读音

标准马来语	槟城马来方言	标准马来语	槟城马来方言
辅音尾前是/i/		辅音尾前是/u/或/a/	
cungkil [tʃuŋkil]	cungke [tʃuŋke]	bakul [bakol]	bakoi [bakoj]
panggil [paŋgil]	pangge [paŋge]	akal [akal]	akai [akaj]
sambil [sambil]	sambe [sambe]	awal [awal]	awai [awaj]

标准马来语中辅音尾-l在槟城马来方言不发音，如果辅音尾-l前是前高元音i，则i低化成[e]；如果辅音尾-l前是后高元音u，则会低化为[o]，并增加半元音[-j]，读作[oj]。如果辅音尾-l前是低元音a，也会增加半元音[-j]形成[-aj]。

总结表3和表4来看，不管是辅音尾-l或-s，处于辅音尾前的元音都有同样的对应规律，即标准马来语的i对应于槟城马来方言的[e]，u对应于[oj]，a对应于[aj]。

3. 对应于标准马来r音位的读音

表五：对应于标准马来语r音位的槟城马来方言读音（一）

标准马来语	槟城马来方言	标准马来语	槟城马来方言
出现在音节首		出现在音节尾	
baru [baɽu]	baru [baʁu]	kerja [kəɽdʒa]	kereja [kəkəja]
raja [ɽadʒa]	raja [ʁadʒa]	terbit [təɽbit]	terebit [təkəbit]
rakyat [ɽaʔjat]	rakyat [ʁaʔjat]	berkas [bəkəs]	berekayh [bəkəkajh]

在双音节的词汇中，标准马来语中属于开音节的首辅音r，对应到槟城马来方言作读[ʁ]音，马来方言的拼写通常写作“gh”。如果是作为首音节的辅音尾，则在r后加入央元音[ə]，并进一步因成为开音节。

表六：对应于标准马来语r音位的槟城马来方言读音（二）

标准马来语	槟城马来方言
首音节的末尾位置	
gergasi [gəɽgasi]	gegasi [gəgasi]
permatang [pəɽmatan]	pematang [pəmatan]
bercakap [bəkəkəp]	becakap [bəkəkəp]

标准马来语r若出现在三音节词汇中首音节的末尾位置，在槟城马来方言则不发音。

表七：对应于标准马来语r音位的槟城马来方言读音（三）

标准马来语	槟城马来方言
词汇末尾位置	
（拼写）	（拼写）
air [aiʔr]	ayak [ajaʔ]
besar [bəsaɾ]	besak [bəsaʔ]
tidur [tidɔɾ]	tidok [tidɔʔ]

标准马来语的r若处于词汇末尾位置，对应到槟城马来方言则读作喉塞尾[-ʔ]。

4. 槟城马来方言的读音省略

表八：槟城马来方言的读音省略

标准马来语	槟城马来方言
mari [mai]	mai [mai]
pergi [pəɾgi]	pi [pi]
sudah [sudah]	dah [dah]

标准马来语中部分双音节词汇在槟城马来方言中出现音读省略现象，省略后的词汇一般成为单音节词。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受了泰语的影响。

除了以上4个语音特征以外，槟城马来方言还有高元音“i、u”低化为[e]、[o]的现象。

5. 对应于标准马来语高元音i、u读音低化

表九：对应于标准马来语高元音的槟城马来方言读音

标准马来语	槟城马来方言	标准马来语	槟城马来方言
manis [manis]	maneh [maneh]	terus [tərus]	teruyh [təɔjɰh]
garis [garis]	gareh [gareh]	bagus [bagus]	baguyh [bagojɰh]
panggil [panggil]	pangge [pange]	jambul [dʒambul]	jamboi [dʒambojɰ]

标准马来语中末音节为闭音节的高元音“i”和“u”，在槟城马来方言中读为较低的次高元音[e]和[o]，且[o]后会增加半元音[j]，读作[oj]。

槟城马来方言当然还可分为多种次方言，本文暂时只把槟城马来方言与标准马来语的主要语音差异列出。

(三) 峇峇福建话

Lim (2007: 153) 指出了槟城峇峇福建话（文中称“槟城土生华人闽南语，Penang Peranakan Hokkien”，简称PPH）里马来词汇在语音上有几个主要特点，以下列出文中所提及的6个语音特征并加以说明：

1. 具有声调。双音节的马来借词读作“高-低(hi-lo)”或降调。
2. 音节缩短。多音节的借词会被截断或剪辑成更短的音节。例如标准马来语中的“satu”[satu]和“apa macam”[apa mat[am]在PPH分别读为[sau]和[amt[sam]。
3. 高元音低化。闭音节前的高元音会低化。例如标准马来语中的“sirih”[siri]、“manik”[mani]、“sangkut”[sanjut]在PPH读为[sireh]、[mane]和[sanjkot]，末音节的“i”和“u”低化为[e]和[o]。
4. 音节尾辅音-l丢失或变为元音。例如标准马来语中“bisul”[bisul]、“sanggul”[sangul]在PPH读作[bisoi]和[sangoi]。首先是闭音节前的高元音低化，接着音节尾辅音-l丢失，变成“i”元音，bisul>bisol>bisoi，sangul>sangol>sangoi。
5. 部分复元音单元音化。例如标准马来语的“hairan”[hai.ɾan]在PPH读作[heran]，复元音[ai]单元音化为[e]。
6. 双唇鼻音“m”取代部分双唇塞音“b”。例如标准马来语的“binatang”[binatan]在PPH读作[manatan]。

上述第2、3、4个语音特点与上一节讨论槟城马来方言的特征一致，这也符合Lim (2007) 指出“土生华人福建话”受槟城和吉打马来方言影响的说法。峇峇福建话与槟城马来方言有相似的语音表现实属正常，因为槟城马来人在群体中使用该方言进行交流，在与其他民族（如闽南人）接

触时，所使用的也是同一种马来方言。讲马来语的闽南人在与马来人交流过程中，把马来语成分传递到闽南语里，并在系统中留存下来。

三、槟城闽南语马来成分的来源分析

马来语成为马来西亚的国语后，各族群通过学校教育都有机会学习马来语。槟城闽南人也因此可以轻松地辨识出闽南语当中的马来词汇，不过Lim（2007）在1998年的调查过程中发现，槟城有一部分受英文教育的50岁以上的海峡华人，他们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标准马来语学习，也听不懂标准马来语，即便日常使用的峇峇话当中含有大量的马来词汇，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这些词汇的来源是马来语，以为是闽南语固有的词汇。其实，不止海峡华人有这种现象，笔者在调查中也发现许多中年和老年人都表示自己只能听懂和说巴刹式的马来语，即日常口语中不标准的马来语，对标准马来语的理解则有一定的难度。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今天槟城闽南语中马来词汇的来源是马来语还是峇峇语？基于闽南语中的马来借词会与马来原词保持规则对应，因此我们可以将目前仍在使用的槟城闽南语中马来词汇与标准马来语以及槟城马来方言进行对比，藉此推论马来词汇的来源。

（一）槟城闽南语中马来词汇的语音分析

马来词汇通过闽南人说的马来语传递到闽南语当中，闽南人说马来语时会经过一个母语匹配的过程，即闽南人会给马来词汇的每一个音节一个读音，该读音与闽南语的结构一致。由于母语匹配的严格性，这些进入闽南语的马来借词与马来原词之间也会形成规则对应关系。例如，马来借词“cacing”的第一音节“ca”在借入闽南语时，闽南人以母语（闽南语）中的[tsa]来匹配该音节，当另一个马来借词“cabai”进入闽南语时，闽南人同样会以[tsa]来匹配借词首音节的“ca”。因此，这些在闽南语中读作[tʃa]的马来音节对应到马来源语言里便是“ca”，说明马来借词和马来原词保持语音对应关系。母语匹配以及借词与源语言之间的对应有助于

分析马来借词的来源。

以下将槟城闽南语中的马来词汇与标准马来语、槟城马来方言以及峇峇福建话进行对比。本文仅列出标准马来语以及槟城闽南语中马来语借词的国际音标，这是因为标准马来语有其固定的读音标准，槟城闽南语中的马来语借词也已得到共时的语音记录。槟城马来方言的读音，则以国家语言文化局收录于吉打方言词汇表（Glosarry Dialek Kedah）以及槟城方言词汇表（Glossary Dialek Pulau Pinang）里的拼写和读音为准。至于峇峇福建话，本文根据Teoh & Lim（2003）在文章中所使用的“槟城土生华人闽南语（Penang Peranakan Hokkien）”的语音形式及其音读特征描写来写出峇峇福建话的读音。因此，下列各个表中所标示的“-”符号，不表示该词汇不存在，而是因为文献里没有收录这些词汇。

表十：对应于标准马来语辅音尾-l的读音表现

标准马来语	槟城马来方言	峇峇福建话	槟城闽南语读音	词汇释义
akal [akal]	akai	akai	[a22kai45]	理智、计谋
bisul [bisul]	bisoi	bisoi	[mi22suei45]	脓疮、疮肿
botol [botol]	botoi	botoi	[bo22toi44]	玻璃瓶
cendol [tʃendol]	cendoi	-	[tsien44 loi44]	一种甜品
gatal [gatal]	gatai	gatai	[ga22tai45]	痒
pasal [pasal]	pasai	pasai	[pa22sai44]	事关
sambal [sambal]	sambai	sambai	[sam22bai44]	一种佐饭的 辣椒酱
sanggul [saŋgul]	sanggoi	sanggoi	[saŋ22guei44]	发髻

标准马来语辅音尾-l在槟城闽南语里不发音，若-l前的元音是a，则读作复元音[ai]；若-l前的元音是u，则读做复元音[uei]；若-l前的元音是o，则读作[oi]。由此可见，槟城闽南语的读音与槟城马来方言和峇峇福建话的读音一致，而与标准马来语不同。

表十一：对应于标准马来语辅音尾-s的读音表现

标准马来语	槟城马来方言	峇峇福建话	槟城闽南语读音	词汇释义
tapis [tapis]	-	tapih	[ta22peʔ3]	过滤
habis [habis]	habeh	-	[ha44be45]	完了、光了
manggis [mangis]	-	-	[maŋ22giʔ1/5]	山竹
tumis [tumis]	tomeh	tumi	[tu22mi44]	用油炒的食物
gelas [gəlas]	gelaih	-	[gi22lai44]	玻璃杯

根据第(二)节的讨论, 槟城马来方言将-s改读为气流音-h。从上表来看, 我们有理由推论槟城闽南语将马来方言的-h改为喉塞尾-ʔ, 喉塞尾之后进一步丢失, 形成开音节。加上闭音节前的i元音在马来方言和峇峇福建话都有低化的音变规律(参见第(一)、(二)节), 两条音变规律发生的先后顺序会对标准马来语的“-is”音读带来影响。

“tapis”是-s音变在先, i音变在后, 形成tapis>tapih>tapeh>tapeʔ。“habis”同样是先发生-s音变, 接着是i音变, 最后喉塞尾也丢失, 形成开音节, 其演变过程为habis>habih>habeh>habeʔ>habe。“manggis”同样经历-s音变, 不过i音变并没有发生, -s音变只走到喉塞化阶段, 其演变过程为manggis>manggih>manggiʔ。“tumis”则是继喉塞化后再进一步完成丢失喉塞尾过程, 因此读作开音节tumi, 即tumis>tumih>tumiʔ>tumi。

当-s前的元音为a时, 槟城马来方言的低元音a后面会增加半元音[j]韵尾, 形成[aj](参见第二节第(二)小节关于辅音尾-s的讨论), 槟城马来方言记作复合元音“ai”。到了槟城闽南语, 气流音-h不发音, 直接读作[ai]。

表十二：对应于标准马来语辅音r的读音表现

标准马来语	槟城马来方言	峇峇福建话	槟城闽南语读音	词汇释义
rasa [ɾasa]	rasa	rasa	[la22sa44]	感觉、味道
rempah [ɾəmpah]	rempah	lumpa	[lum22pa44]	香料

标准马来语	槟城马来方言	峇峇福建话	槟城闽南语读音	词汇释义
rojak [ɾɔdʒak]	rojak	-	[lo44dziaʔ33]	一种菜果杂拌食物
roti [ɾoti]	roti	roti	[lo22ti44]	面包
cerut [tʃəɾut]	curut	curut	[tsu22lut3]	雪茄烟
geram [geɾam]	geram	geram	[gi22lam44]	暴怒的
harap [haɾap]	harap	harap	[ha44lap5]	希望、指望
parang [paɾaŋ]	parang	-	[pa44laŋ45]	长刀、巴冷刀
sarung [saɾuŋ]	-	sarung	[sa44luŋ45]	纱笼
kerabu [kəɾabu]	kerabu	kerabu	[ka22la22bu44]	各种蔬菜切丝杂拌的食物
kenduri [kənduri]	kenduri	-	[kən22du44li45]	宴会
acar [atʃaɾ]	-	acat	[a44tsat1]	腌果、腌菜
bubur caca [bubur tʃatʃa]	-	-	[bo22bo45 tsia22tsia22] /[bo22bo45 tsa22tsa22]	(面粉、椰浆做成的)甜品, 俗称磨磨喳喳
kapur [kapuɾ]	kapoq	kapok	[ka22pɔʔ3]	石灰
pasar [pasari]	pasa	-	[pa22sat1]	市场、菜市
terbalik [teɾbalik]	tebalek	terbalik	[to22ba44lek3]	颠倒的

对应于标准马来语, 辅音r若位于音节首位置, 则槟城闽南语读作“l-”, 这是因为闽南语里没有“r”音位, 匹配过程中采用与r最接近的边音l取代之。r若出现在音节末尾位置, 则读作入声韵, 与槟城马来语和峇峇福建话一致, 例如“kapur”读作[ka22pɔʔ3], “pasar”读作[pa22sat1]。如果r位于三音节词的首音节末尾位置, 如“terbalik”, 则“r”不发音。

从上述各项音变规律来看, 槟城闽南语中马来词汇的读音与槟城马来方言和峇峇福建话非常相近, 但若要进一步确定其来源是槟城马来方言还

是峇峇福建话则非常困难，这是因为槟城马来方言和峇峇福建话的语音特征相似度很高，加上峇峇福建话的马来成分本来也源自槟城马来方言。

（二）槟城闽南语中马来词汇的声调分析

马来语是无声调多音节语，当马来词汇进入闽南语时，为了适应闽南语的音韵模式，每个音节会根据闽南语的语音结构被调整为赋有声调的词汇。然而，音节与声调的匹配关系仍然是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根据175个槟城闽南语常用马来词汇的声调分析结果显示，声调主要有两种组合模式，一个是第一音节为阴平调（44），另一个是第一音节为去声（22）。具体的声调配合模式如下：

表十三：马来词汇声调配合表（首音节为中平44调）

声调组合	标准马来语词汇	槟城闽南语读音
44+45（23个）	bantai, boleh, botak, gulang, habis, hentam, jari, kacau, kole, kosong, kuota, langsung, mana, pakai, pandai, parang, pengsan, perli, puasa, sarung, sate, sembang, ulu	ban44tai45, bo44le45, bɔ44taʔ5, gu44loŋ45, ha44be45, han44tam45, dzia44li45, ka44tsiau45, kɔ44le45, kɔ44sɔŋ45, ko44ta45, laŋ44sɔŋ45, mã44nã45, pa44kai45, pan44dai45, pa44laŋ45, peŋ44san45, pe44li45, pua44sa45, sa44loŋ45, sa44te45, sem44baŋ45, u44lu45
44+24（6个）	bangku, batu, buta, jamban, laku, mata	baŋ44ku24, ba44tu24, bu44ta24, dziam44ban24, la44 ku24, mã22ta24
44+22（4个）	jagung, jambu, kuasa, tahan	dzia44gɔŋ22, dziam44bu22, kua45sa22, ta44han22
44+44（4个）	cendol, kampung, lesen, mangga	tsien44luei44, kam44poŋ44, le44sen44, mãŋ44ka44
44+5（7个）	atap, congkak, harap, pangkat, sangkut, senget, songkok	a44tap5, tsɔŋ44kaʔ5, ha44lap5, paŋ44kat5, saŋ44kut5, seŋ44ŋek5, sɔŋ44kɔʔ5

声调组合	标准马来语词汇	槟城闽南语读音
44+3 (2个)	pula, rojak	pu44laʔ3, lɔ44dziaʔ3
44+1 (1个)	acar	a44tsat1
44+22+1 (1个)	alamak	a44la22maʔ1
44+44+44+45 (3个)	ais kacang, lenggang-lenggang, pasar malam	ai44si44ka44tsiaŋ45/ ai44si44ka44tsaŋ45, leŋ44gaŋ44leŋ44gaŋ45, pa44sa44mã44lam45
总数: 51个		

表十四: 马来词汇声调配合表 (首音节为低平22调)

声调组合	标准马来语词汇	槟城闽南语读音
22+44 (32个)	apong, asam, botol, duku, garing, gelas, geram, lala, lalu, lampin, lelong, longkang, manja, mengkuang, musang, okong, pantang, pasal, puki, rasa, rempah, roti, saja, sambal, sanggul, sayang, sotong, cuaca, tilam, tuala, tumis, tumpang	a22poŋ44, a22sam44, bɔ22toi44, lu22ku44, gi22lai44, gi22lam44, ga22liŋ44, la22la44, la22lu44, lam22peŋ44, le22loŋ44, loŋ22kau44, mǎn22dzia44, baŋ22kuar44, mo22saŋ44, ɔ22koŋ44, pan22taŋ44, pa22sai44, p ^h u22ki44, la22sa44, lum22pa44, lo22ti44, sa22dzia44, sam22bai44, saŋ22kuei44, sa22iaŋ44, sɔ22toŋ44, sɔ22sa44, ti22lam44, tua22la44, tu22mi44, lɔm22paŋ44
22+45 (21个)	akal, balai, baru, bisul, buaya, cacing, daki, gatal, gelang, geli, gulai, kutu, lidi, lorong, nanah, pandan, sampai, sampah, suku, tak kan, tapi	a22kai45, ba22lai45, ba22lu45, mi22suei45, bua22ja45, tsa22tsiŋ45, la22ki45, ga22tai45, gi22laŋ45, gi22li45, gu22lai45, ku22tu45, li22li45, lo22loŋ45, nã22nã45, pan22dan45, ts ^h am22pai45, sam22pa45, su22ku45, taʔ1kan45, ta22pi45

声调组合	标准马来语词汇	槟城闽南语读音
22+3 (15 个)	adik, batik, bedak, cubit, curut, jilat, kapur, kaya, kilat, lemak, mabuk, manik, pulut, siput, tapis	a22leʔ3, ba22teʔ3, bu22laʔ3, tsu22bit3, tsu22lut3, dzi22lat3, ka44pɔʔ3, ka22iaʔ3, gi22lat3, lu22mãʔ3, mã22boʔ3, mã22nẽʔ3, pu44lut5, si22put3, ta22peʔ3
22+1/5 (8 个)	agak, ekar, langsung, manggis, pakat, pasar, suka, tongkat	a22gaʔ1, i22kaʔ1, laŋ22sat1, mãŋ22git5, pa22kat1, pa22sat1, su22kaʔ1, tɔŋ22kat5
22+24 (6 个)	adoi, berlian, durian, kahwin, kilo, tolong	a22loi24, bu22lien24, liu22lien24, kau22in24, ki22lo24, tɔ22lɔŋ24
22+22 (7 个)	gaduh, haji, kembang, sagu, salah, saman, timun	ga22lo22, ha22dzi22, kam22bɔŋ22, sia22go22, sa22la22, sam22ban22, ti22bun22
22+22+44 (4 个)	belacan, kerabu, kuih koci, kuih talam	ba22la22tsien44, ka22la22bu44, kuei22ko22tsi44, kuei22ta22lam44
22+22+1 (1 个)	celaka	tsi22la22kaʔ1
22+22+3 (3 个)	kuih bangkit, kuih kapit, kuih kodok	kuei22baŋ22kek3, kuei22ka22pek3, kuei22kɔ22lɔʔ3
22+22+24 (1 个)	bicara	bi22tsa22la24
22+44+45 (2 个)	buah guli, kenduri	ba22ku44li45, kan22lu44li45
22+44+3 (3 个)	cempedak, memasak, terbalik	tsiam22pu44laʔ3, mã22mã22saʔ3, to22ba44lek3
22+44+5 (1 个)	cengkerik	tsaŋ22ki44lik5
22+22+44+24 (1个)	cabai burung	tsa22bai22bu44lɔŋ24
22+22+45+44 (1个)	kacang putih	ka22tsiaŋ22pu45te44/ ka22tsaŋ22pu45te44

声调组合	标准马来语词汇	槟城闽南语读音
22+22+22+44 (1个)	macam-macam	mã22tsiam22mã22tsiam44/ mã22tsam22mã22tsam44
22+45+22+22 (1个)	bubur caca	bo22bo45tsia22tsia22/ bo22bo45tsa22tsa22
22+1+44+45 (1个)	katak puru	ka22ta?1pu44lu45
22+1+21+3 (2个)	nasi lemak, otak-otak	nã22si?1lu22mã?3, ɔ22ta?1ɔ22ta?3
总计: 111个		

表十五: 马来词汇声调配合表(首音节为入声调)

声调组合	标准马来语词汇	槟城闽南语读音
3+24 (1个)	sabun	sa?3bun24
3+45 (1个)	laksa	lak3sa45
3+22 (1个)	kesian	k ^h it3sien22/ k ^h et3sien22
总计: 3个		

Lim (2007: 153) 认为槟城土生华人福建话里的双音节马来词汇受闽南语结构影响继而产生“高-低 (hi-lo)”调或降调 (falling tone), 但该文没有继续对此展开论述。从表13、14、15来看, 马来词汇的声调组合既有“高-低”调, 也有“低-高”调, 其声调组合规律以及匹配关系还很模糊。

在165个双音节和多音节的词汇中, 以44和22作为第一音节的声调共有162个, 占了98.2%。“44+高”(20%)的比例高于“44+低”(8.5%), “22+高”的比例更高(61.8%), 可见由低向高的调型最多。若第一音节收入声尾(-k、-t、-ʔ), 则其调值都读3。²

根据笔者(2016)的调查, 目前槟城闽南语的舒声连读调逐渐简化至只剩下44和22两种, 与上述槟城闽南语的马来词汇的声调组合表现相似。

不过, 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材料与理据来判断是槟城闽南语连读系统受了马来词汇声调组合的影响, 还是马来词汇的声调组合受了槟城闽南语连读系统的影响,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两者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

马来语中与声调较为相关的是“词重音”, 过去对于词的重音落在哪一个音节曾引起许多学者的争论, 有的认为每一个词的重音落在倒数第二个音节 (Amran 1984); 有的则认为重音落在最末一个音节 (Van Ophuijsen 1983)。主流观点认为标准马来语的重音落在词汇倒数第二个音节, 若该音节含有央元音[ə], 则重音移至最末一个音节; 若该词汇附加了后缀, 则重音移至加了后缀之后的倒数第二音节。不过近年来, 更多研究结果显示马来语其实是一个没有词重音的语言 (Gil 2003; Zuraidah, et. al. 2008)。Zuraidah et. al. (2008) 曾调查了两位马来女生对111个马来词汇的音长和音高(F0), 用以确认他们的单字调形式, 调查结果显示马来语完全没有词重音。

另外, 我们还可以透过马来人在说英语时的语音表现来观察马来语的语调习惯。Rajadurai (2004) 分析了马来老师与马来学生在课堂里的英语对话, 发现使用者倾向于把英语中原本处于倒数第二音节的重音移到最末音节, 同时伴随着元音的延长。他指出, 这或许是受第一语言——马来语的语言特征转移所致。这也表示马来语词汇的音强通常在末音节较强。Goh (2003) 的研究发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在说英语时很少使用英语里无标的“降升调”(fall-rise tone), 反而经常使用英语中有标的“升调”(rising tone)。英语一般有5种调型, Mat Nayan & Setter (2016) 的调查指出马来人在说英语时还有另一类“协作升调”(Cooperative Rise, 简称CR), 是一种指称语气, 也是对重要信息的强调, 可用于营造交际过程中的协作与积极性。从语音角度来看, CR是一种起点相对较低的上升形式, 与英语的升调(Rise, 简称R)相比, CR的上升更为缓慢。CR与R调有显著性的差异, 前者比后者的音长更常, 音高也更高。换句话说, “前低后高”是马来语常见的语调类型。这或许是马来词汇进入闽南语时, 在闽南语的声调系统中表现出“低-高”调类的原因。

四、结语

本文首先说明早期闽南人与马来人的接触给双方语言带来了词汇借贷，之后将闽南语中的马来语词汇与标准马来语、槟城马来方言以及峇峇福建话进行对应分析，确认闽南语中的马来词汇与槟城马来方言和峇峇福建话具一致性，是马来词汇的源语言。槟城闽南语的马来词汇与标准马来语的语音表现不同，表示在马来语规范化（1972年）以前，马来成分已经进入闽南语。

槟城闽南语的马来词汇具有一定的声调组合，在双音节和多音节的词汇中，以44调和22调作为第一音节声调的比例最高，即由低向高的调型最多，这或许与槟城闽南语舒声连读调逐渐简化至只有44和22两个调值相关联。

若要更进一步确定槟城闽南语中马来词汇的源语言，我们还应该结合词汇、语法分析，尤其需要借助语言接触的历史发展过程来作更全面的讨论。

注释

- 1 文整理的175条常用词汇以Teoh & Lim（1999）记录的逾300条槟城土生华人福建话（Penang Peranakan Hokkien）中的马来词汇为蓝本，再参考谢清祥（2010）以及陈秀荫（2016）所记录的槟城闽南语中的马来词汇来对蓝本进行增删，之后在槟城各地随机请老、中、青各两位槟城闽南语使用者，请他们按照自己的说话习惯来检定哪些是闽南语里常用的词汇，最后得出175条六位使用者皆认为常用的马来词汇，其中10条是单音节词，另外165条是双音节和多音节词。（详见第二节第（二）小节所收字例）。
- 2 本文收录首音节为入声调的马来词汇仅有三例，但不排除有其它词汇采用不同声调组合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中文部分：

陈志明1984。〈海峡殖民地的华人——峇峇华人的社会与文化〉。载《马来西亚华人

- 史》：167-200。雪兰莪：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出版社。
- 黄慧敏2003。《新马峇峇文学的研究》。国立政治大学民族研究所硕士论文。
- 谢清祥2010。《槟城福建话（闽南语）》。槟城：槟榔洲福州会馆。
- 杨迎楹2016。〈槟城福建话声调研究——上声、阴入异读调〉。《南洋学报》70：217-229。

外文部分：

- AMRAN, Halim 1984. *Intonasi dalam Hubungannya dengan Sintaksis Bahasa Indonesia*. Jakarta: Djambatan.
- ASMAH, Haji Omar. 1983. *The Malay Peoples of Malaysia and Their Languages*.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 GIL, David. 2003. Intonation Does Not Differentiate Thematic Roles in Riau Indonesian. In Riehl A. and Savella T.(eds.).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ustronesian Formal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AFLA9), Cornell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19: 64-78.
- ISMAIL, Hussein. 1973. *The Malay Dialects in the Malay Peninsula*. Nusantara, 3: 69-79.
- LIM, Beng Soon and TEOH Boon Seong. 2007. Malay Lexicalized Items in Penang Peranakan Hokkien. *SEALSVIII: papers from the 8th meeting of the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s Society (1998)*. Canberra, Pacific Linguistics, 149-165.
- NORIAH, Mohamed. 2016a. Bahasa Melayu: Sejarah Awal dan Keragamannya di Pulau Pinang. In Muhammad, Haji Salleh.(Ed). *Sejarah Awal Pulau Pinang* (3rd ed.), pp. 62-95. Pulau Pinang: Penerbit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 NORIAH, Mohamed. 2016b. Hybrid Language and Identity among the Samsam, Baba Nyonya and Jawi Peranakan Communities in North Peninsular Malaysia. *Kemanusiaan*, Vol. 23, Supp. 1: 1-23.
- OPHUIJSEN, Charles Adriaan van. 1983. *Tata Bahasa Melayu*. Jakarta: Djambatan.
- PAKIR, Anne. 1986. *A Linguistic Investigation of Baba Malay*.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h. D. Dissertation.
- SHELLABEAR, W.G. 1913. Baba Mala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of the Straits-born Chinese.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 65: 49-63.
- TAN, Siew Imm. 2016. Penang Hokkien-English Dictionary with an English-Penang Hokkien Glossary. Penang: Phoenix Printers Sdn. Bhd.
- TEOH, Boon Seong and LIM, Beng Soon. 1999. Malay Words in Baba Hokkien of Penang. *Journal of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72, No.1 (276), 125.
- ZURAI DAH, M. D., GERRY, K. & JANET, Y. 2008. How Words can be Misleading: A Study of Syllable Timing and 'Stress' in Malay. *The Linguistic Journal*, Vol. 8, Issue 2: 66-81.